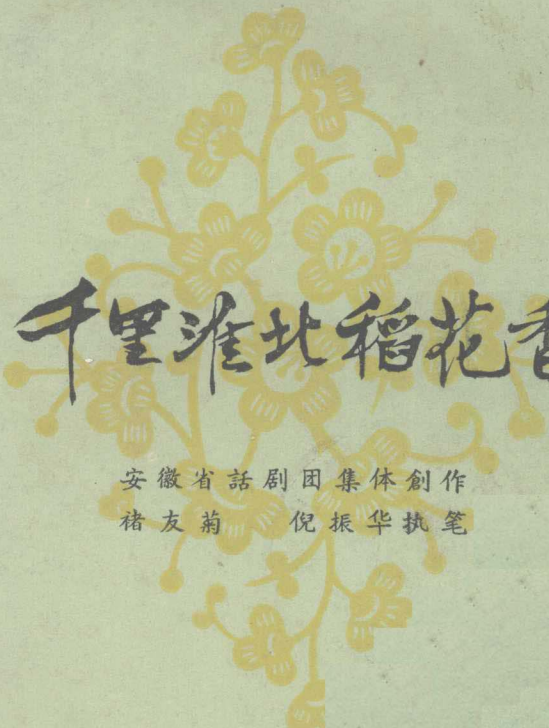


已

安徽戏剧丛书



千里淮北稻花香

安徽省話剧团集体创作

褚友菊 倪振华执笔

安徽人民出版社

千里淮北稻花香

(話 劇)

安徽省話劇團集體創作

褚友菊 倪振華執筆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0年·合肥

F4214
3444

0703

千里淮北稻花香

(話 剧)

安徽省話剧团集体創作

褚友菊 倪振華執筆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2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張：2 $\frac{11}{16}$ 字數：57,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册

統一書号：10102 • 412

定 价：(7) 0.25元

72第

內 容 簡 介

“千里淮北稻花香”是描写淮北进行稻改、河网化的故事。

淮光社为了进行稻改，社員們在上級党委和社党支书李桂荣的直接领导下，发挥了冲天干劲，并经过工具改革、挖河、抗旱和批判保守落后思想等一系列的艰巨斗争过程，终于取得了水稻生产的大丰收。

剧本刻划了李桂荣、屈春来、代秀兰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

人 物

- 李桂荣 淮光社的党支书，三十五岁。
- 代保民 社主任，党支委，三十八岁。
- 刘用田 三十多岁，南方来的稻改农民，党员。
- 許大爷 桂荣的公公，七十多岁。
- 許大娘 桂荣的婆婆，六十多岁。
- 許小鳳 桂荣的女儿，十二岁。
- 代秀兰 生产队长，团支书，代保民的妹妹，二十多岁。
- 屈老头 中农，六十多岁。
- 張翠萍 二賴的爱人，秀兰队队员，团员，二十多岁。
- 屈春来 屈老头的儿子，生产队长，团员，二十多岁。
- 单保才 单干户，五十多岁。
- 小欢子 春来队队员，团员，十七岁。
- 金 根 春来队队员，二十岁。
- 二 賴 春来队队员，三十二岁。
- 小 蓮 秀兰队队员，团员，十八岁。
- 赵大叔 五十多岁，党员，社管委会委员。
- 鉄 匠 四十多岁。
- 羣众若干人。

第一場

〔幕启：二道幕前，在主题歌的伴奏下，許大爷乐哈哈地上。〕

許大爷 別看我牙齒不关风，偏要唱个“东方紅”，千句并作一句唱，感謝恩人毛澤东。我許老汉生在淮北，长在淮北，关于“千里淮北稻花香”的来龙去脈，我来向諸位介紹一下。这事是打1958年元月說起……

〔春来、秀兰从兩側上，喊：“許大爷”。

許大爷 你俩来的正好。我来給你們介紹一下，她是代秀兰，是我們社的生产队长，团支书。他叫屈春来，也是生产队长。（指秀兰）她哥哥叫代保民，是咱們的社主任，这个同志工作还能干，就是思想上有点右傾保守。（指春来）他爹脾气很倔；人家都叫他屈老头，他有股子保守勁。

〔屈老头、代保民从兩边上。

屈老头 春来！咱这地是漏风土，种水稻不管，回家。

代保民 秀兰！沒水秧就別插啦。走！（他俩各自把春来、秀兰拉走）还是种旱粮去吧！

許大爷 我說的就是他俩。

〔許大娘拉着小鳳上。

許大娘 老头子！剛才屈老头和他儿子又吵什么？

許大爷 还不是为稻改的事。哎，你俩也来了！我給你們也介紹一下：同志們！这是我的爱人。

許大娘 看你也不害臊，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还爱人爱人的。

許小鳳 爷爷，快走吧！大伙等着看戏呢！

許大娘 （边走边說）快来，老头子。（兩人下）

許大爷 好。諸位，还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沒介紹，一个是我們社党支書——李桂荣。她是我的儿媳妇，自从我儿子死后，这家里家外就忙了她一个人了；还有一位是江南来的稻改老师——刘用田同志。（向里喊）老刘！你来一下。

〔刘用田上。〕

刘用田 許大爷。

許大爷 他就是我們社的稻改老师。千里迢迢来咱們淮北搞稻改，是个热心腸的人。

刘用田 大爷，这是應該的！

屈春来 （內喊）老刘，你快来！

〔刘用田急下。〕

許大爷 你們看，他就是这么忙！（許大爷笑着看老刘的背影，桂荣从另一側上）

李桂荣 爹！

許大爷 媳妇！（急忙換一种称呼）党支書，还是你来把咱們这儿稻改情况給諸位介紹介紹，我年紀大了，东拉西扯的讲不好。（下）

李桂荣 亲爱的同志們！“千里淮北稻花香”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二道幕徐徐拉开：淮北平原上盖上了一层白雪，寒风刺骨，兴修的火龙从舞台伸向远方，工地上挑土的人們往来如流水，歌声、号子声响成一片，桂荣看了这情景，充滿激情地唱了起来：〕

一根扁担軟溜溜，
挑起土筐乐悠悠，
你前我后快如飞，
人来人往似水流。
挑的那月亮进西宮，
挑的那东方太阳紅，
兴修水利为稻改，
要把淮北变江南。

〔桂荣挑担子下。春来領着一伙男队员挑土上。代保民上。〕

代保民 喂，大伙加油干呀！（春来上）春来，好好領着你們队干啦！

屈春来 好，青年队注意了，加油呀！

众 錯不了。

小欢子 加油干，吃大米飯，誰不干是懶汉。

屈春来 小欢子。

小欢子 有。队长，有什么吩咐？

屈春来 念段快板鼓动鼓动。

小欢子 是，念段快板鼓动鼓动。

（念）大雪茫茫盖高原，

北风颼颼刺骨寒，

淮光社男女老少齐动员，

兴修水利干得欢。

多挖沟多打塘，

千里旱涝一扫光，

年年粮食堆滿仓，

丰衣足食喜洋洋。

〔秀兰领一羣女队员上。〕

小 蓮 說的好，說的妙，欢迎小欢子再来一个要不要？

女 众 要。

代秀兰 小欢子，再唱一个吧！

小欢子 好，叫我唱我就唱……

〔金根急上阻止欢子唱。〕

金 根 欢子，这回該妇女队唱了，咱們欢迎妇女队来一个节目怎么样？

男 众 欢迎！欢迎！

〔桂荣挑土上。〕

金 根 妇女队！

男 众 来一个！

金 根 妇女队！

男 众 来一个！

李桂荣 秀兰，你們队就唱一个。春来，讓大伙儿休息休息。

屈春来 （用喇叭筒向四面喊着）休息了！

〔众紛紛地上。〕

金 根 妇女队来一个！（金根領着男羣众拉妇女队唱歌）

刘用田 秀兰，唱吧，越唱干劲越大。

代秀兰 好，咱們就唱一个。

女 众 （唱） 什么亮来太阳亮，
毛主席好比紅太阳，
太阳每天放光芒，
毛主席恩情长又长。

〔众鼓掌。〕

代秀兰 （又向女队员）咱們稻改老师山歌唱的最棒，欢迎他

唱一个怎么样？

〔羣众正欢騰时，一对新婚夫妇上。〕

刘用田 你們看誰来了。

〔众拉住新婚夫妇闹，新娘欲走，被小欢子拉住。〕

小欢子 別走，听我給你唱一段：

（念）說新娘，道新娘，
听我說說新娘来挑塘，
新娘前面走，
新郎紧跟上，
夫妻二人来竞赛，
跃进榜上美名揚，美名揚！

金 根 咱們欢迎新娘子唱一个怎么样？

众 好！

〔保民兴致勃勃地上。〕

代保民 嘿，你們这儿真熱鬧。

金 根 哎，咱們欢迎主任唱段泗州戏怎么样？

众 好！

代保民 小伙子們，天快亮啦，咱們在天亮以前，每人再挖一方土怎么样？

众 不成問題。

〔众挑土筐紛紛下，二賴慢騰騰地下。〕

代保民 二賴还不快点！

〔代保民走向工棚打电话。〕

代保民 喂，要区委会！区委会嗎？我找王書記汇报工作啊，你就是王書記？王書記，我們幸福沟快要挖成了，原訂四十天完成任务，可是一装上先进工具，那挖土

的速度可就大大的提高了，現在可以提前十五天完成任务，也就是說在春节前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这样快？嘿嘿！王書記不瞞你說，我們又夜战了三天。大伙的勁头挺足的，拦都拦不住啊！是，是啊，要注意休息，什么？要大力推广先进工具，实现車子化，好，要是这样，那咱社的土方任务再翻两翻也沒問題。好，好，开会研究稻改計劃，前天我們就接到通知，我这就去告訴桂荣，八点鐘一定赶到。（桂荣上）桂荣，王書記說叫你八点鐘赶到区里去开会。

李桂荣 噢！（发现保民棉衣放在工棚上，急叫住他。关怀地）老代，快披上，当心着凉。

代保民 我这身子是铁打的，冻不坏。（披上衣服）桂荣，这几天連日的加油干，把你累坏了，抽空也歇歇。

李桂荣 我一点也不累。

代保民 （兴奋地看着又深又寬的幸福沟）桂荣，你看这幸福沟真是一天一个样，照这样挖下去，咱社土方任务保証能超額完成。

李桂荣 要是把工地上都装上先进工具，咱社土方任务还能翻几翻呢！

代保民 剛才我把咱社挖沟的情况向王書記汇报了一下，他指示我們，要多注意大家的休息，还要多使用先进运土工具，要大搞車子化，节省劳力，提高挖土效率。

李桂荣 待会儿你領着大伙开个会，按王書記的指示佈置下去。

代保民 好，看着这一条条的大沟小沟真叫人高兴，这一冬，

咱許家洼真是大變樣啦！大溝小溝挖了幾十條，往後種上高粱秫秫旱不了也澇不着啦！

李桂榮 老代，洼地種水稻最合適，要是把這兒種上水稻，秋後一條條的水溝，一片金黃的稻子，那咱許家洼才真是大變樣了！

代保民 今年咱們把那五百畝水稻都種這兒。

李桂榮 這一片湖地足足有五千畝，要是都能種上水稻……那可太好了，保民，咱們早先訂的稻改計劃太少了！

代保民 怎麼？桂榮，別想的太多啦！今年咱訂的五百畝稻改計劃能完成就不錯了。

李桂榮 好多羣眾都說今年改種五百畝水稻少了點。

代保民 那些意見我知道是誰提的，還不是那些小丫頭和毛頭小伙子，在那兒瞎起哄，今年種五百畝水稻就比去年多了一倍，還要怎樣？要是把這一片洼地都種上水稻，誰能不高興？我也喜歡，可咱沒那個條件！飯吃多了要噎，路走快了要跌，還是穩當一點好！

李桂榮 老代，咱們的稻改計劃需要再研究研究……

代保民 不要研究啦，就按着老計劃辦事吧！桂榮，天快亮啦！你快回去準備準備好上區里開會，我帶着大伙兒挖溝。（正欲挑筐，聽見小鳳聲：“爷爷快点！”）你看，這准是他爷孙倆，這一老一小真拿他沒辦法。

（跑下，李桂榮下，小鳳挑土筐上）

代保民 （內喊）小鳳，慢點！

許小鳳 慢點？想吃大米飯，就得快点干！

〔保民拉許大爷上。〕

代保民 許大爷，你又讓我碰見了，你不是說歇着嘛，怎麼

又挑起来？这叫不服从命令！

許大爺 命令，那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命令。

代保民 你都七十多岁的人啦，还能和小伙子比着干？

許大爺 怎么，嫌我老了？我还不服输呢！不信，咱爷俩比比看。（許大爺伸出手要和保民比手劲，大爷比不过保民，用烟袋戳保民腰，保民输了）怎么样？我这人老骨头硬，愈干愈有劲，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許小鳳 还顶俩呢？刚才都拉后了。

許大爺 那是爷爷让你的，要不又该哭鼻子了！

代保民 小鳳，不许再逗爷爷跑了！

許小鳳 爷爷要和我比赛嘛！

代保民 你们爷孙俩都给我回后方去，那有你们干的活。

許大爺 回后方！大伙都在这热火朝天的挖沟，让我回到村里，冷冷清清的！

許小鳳 爷爷，咱们不回去。

許大爺 对，不回去。

代保民 那你爷孙俩在这好好歇着。（挑起小鳳、大爷的土筐）

許大爺 保民！你这是干啥？

代保民 这叫工具没收。嘿嘿！（下）

許大爺 保民，保民！

許小鳳 又碰见保民大叔了，爷爷你看怎么办？

許大爺 小鳳，别着急，咱先暖暖和和。

〔他俩围在爐边烤火，大爷抽袋烟，小鳳吃块糖。〕

許小鳳 爷爷，今年咱们还种水稻嗎？

許大爺 种，你看大伙連日加夜的挖沟，不就是为了种水稻嗎？

許小鳳 爷爷，你会种水稻嗎？

許大爷 会！爷爷在江南扛了几十年活，还能不会种水稻。

許小鳳 今年你也教我們种水稻好嗎？

許大爷 好，小鳳，今年咱們把这一大片洼地都种上水稻，秋后，讓你奶奶，多做几頓大米飯給咱們吃，再做点年糕。那油炸年糕沾白糖，香噴噴的，甜絲絲的可好吃呢。

許小鳳 真的嗎？

許大爷 嗯，真的。

許小鳳 那真好！

〔天亮鷄鳴。〕

許小鳳 爷爷，天亮了，天亮了！（做起早操来）

許大爷 往后，咱們淮北都挖上一条条小沟，种上一片片的稻子，象江南一样，那日子可就越过越有滋味了。

許小鳳 爷爷，你看，这上面不是写着嗎？（指着工地上的大幅标語）“定把淮北变江南”。

許大爷 对，大伙儿热火朝天的这股干劲，就是为了这个，鳳儿，你娘不是說了嗎，只要咱們鼓足干劲，兴許用不了三年，就能把淮北变成江南了。（拉小鳳到高处，看着劳动的人流、歌声、号子声）

許小鳳 真的？

許大爷 真的。

許小鳳 那多好啊，多好啊！（拉着大爷跳起来）

〔許大娘送飯上。〕

許大娘 瞧你这爷孙俩，大伙都在忙着挖沟挑土，你爷俩怎么在这儿又跳又唱玩起来了！

許小鳳 奶奶！俺可沒閒着。

許大娘 那怎么不挑土去？

許小鳳 保民大叔把土筐沒收了，用啥挑呀？

許大娘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奶奶錯怪你了。

許大爷 你呀！就是个老主观，也不調查調查，就胡乱批評。

許大娘 好，接受你的批評。（給小鳳披衣服）

許小鳳 不冷。

許大娘 不冷也得穿上。（幫小鳳穿衣服）小鳳，快去叫大伙來吃飯。

許小鳳 好！（跑下）

〔屈老头挑土筐上。〕

屈老头 老嫂子，这么早就送飯來了？

許大娘 噫！

許大爷 屈老头，你來的可真早啊！

屈老头 大伙都干了一宿了，我还能不早点來接班。（跑到高处去看）哎呀！我这一宿沒來，这幸福沟就大变樣了，（感叹地）咱祖祖輩輩就梦想着能有这么一条沟，如今可算想着啦！

許大爷 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領導得好。

許大娘 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會辦事。咱心里想啥他就給咱辦啥！

屈老头 （下高坡）咱想挖沟他也知道？

許大娘 知道，知道，这个……

許大爷 毛主席他知道咱淮北是个苦地方，祖祖輩輩鬧災荒，三天不雨地冒烟，蛤蟆撒尿就淹光，所以他讓咱們大兴水利挖沟塘，防旱防澇除災荒，千里淮北

变江南，魚滿塘来粮滿仓。

屈老头 他老人家真是看到咱心眼里去了，許大哥，这沟挖好了，开了春，把这一片地种上秫秫、豆子，天旱了，不怕，沒雨也不愁，可真是种一亩收一亩啦！那該收多少粮食呀！

許大爷 哎，老伙計，要是都种上水稻，打的粮食就更多啦！一亩水稻頂得上几亩秫秫，人家江南都是稻田，啥时候咱这地也都种上水稻，这日子就好过了。

屈老头 花有两样紅，地各有不同，咱这地是漏风土，种水稻不管，还是种旱粮好。

許大爷 还是种水稻好！

屈老头 种旱粮好！

許大爷 种水稻好。

屈老头 （固执地）旱粮！

許大爷 （不服輸地）水稻！

許大娘 好了，好了，你們俩見了面不頂两句心里难受还是咋的？

〔单保才提籃子上。〕

单保才 嘿！老哥們怎么吵起来了？（幸災乐禍地）社員嘛还兴吵架？

屈老头 誰吵架了？

单保才 啊！不是吵架，是拌咀？

許大娘 是这么回事，一个說种稻子好，一个說种秫秫好，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的吵起来了！

許大爷 这不是吵架，这叫辯論。

屈老头 单保才，你說說看，咱这地祖祖輩輩是不是割了麦

子种豆子？

单保才 是呀！

屈老头 收了豆子种麦子？

单保才 对呀！

屈老头 可他偏要說种稻子。

单保才 种稻子？（慢慢地）那好呀！

屈老头 好啥？

单保才 人家都說好，你就跟着說好唄！

屈老头 你这个老傢伙、老滑头。

单保才 （把屈老头拉一边輕声地）說句你不爱听的話，这合作社就是花样多，能种出啥好庄稼？

許大爷 你說什么，单保才？

单保才 沒說什么，我是說种了稻子秋后就不愁吃大米飯了，嘿嘿……（拿籃子欲下）

許大爷 老单头，你干啥去？

单保才 眼看就要过年啦！我上集办点年貨。

許大娘 大伙都在忙着挖沟，你怎么跑去办年貨？

許大爷 別信他的，还不又是想上集做点小买卖，老单头，你这资本主义打算走到啥时候？走，咱們挖沟去。

单保才 許大哥！俺劳力少，自己地都忙不过来，挖沟这事就免了我这一份吧！

屈老头 那可不行。

許大娘 挖沟对你单干戶也有好处，你也該出把力气。

单保才 我实在……

屈老头 不行，我們把沟挖好了，你来享福，那可太便宜你了，走！